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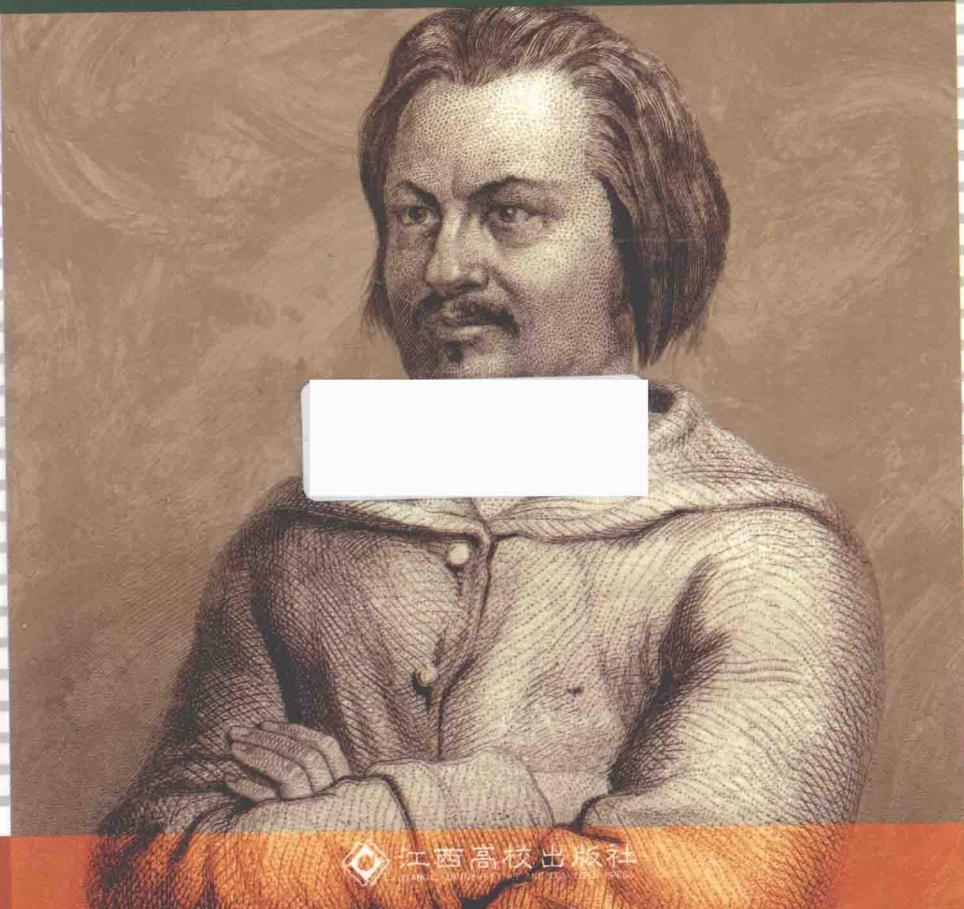
图说世界名人

Tushuo Shijie Mingren

巴尔扎克

人间喜剧大师

《图说世界名人》编委会 编



江西高校出版社

JIANGXI JIAOXUE CHUBANSHE

图说世界名人



《图说世界名人》编委会 编

巴尔扎克

人间喜剧大师

Baerzhake

Renjian Xiju Dashi

江西高校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巴尔扎克：人间喜剧大师 / 《图说世界名人》编委
会编. —南昌：江西高校出版社，2013.5 (2014.5重印)

(图说世界名人/柳书琴主编)

ISBN 978-7-5493-1949-7

I . ①巴… II . ①图… III . ①巴尔扎克, H.D.
(1799~1850) - 传记 - 画册 IV . ①K835.655.6-6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095398号

出版发行	江西高校出版社
社址	江西省南昌市洪都北大道96号
邮政编码	330046
编辑电话	(0791)88170528
销售电话	(0791)88170198
网址	www.juacp.com
印 刷	北京盛兰兄弟印刷装订有限公司
照 排	膳书堂文化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开 本	690mm×960mm 1/16
印 张	8
字 数	120千字
版 次	2014年5月第1版第2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93-1949-7
定 价	19.80元

赣版权登字-07-2013-239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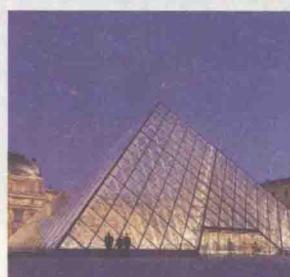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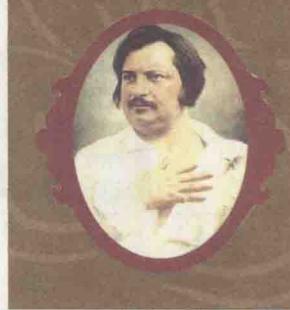
如果说海明威代表了美国的精神，那巴尔扎克就是法国社会的一面镜子。没有哪一个作家像巴尔扎克一样，仅仅用笔就为我们呈现了他所处时代的巴黎的风情。直到今天，我们对巴黎的印象也离不开巴尔扎克的描摹，虽然时间已过了一百多年。

伟大的小说家不仅为读者呈现精彩的故事，更重要的是要让读者通过故事去了解那个时代的风貌。历史学家通过线索去找寻过往，而优秀的小说家是给未来的人们呈现他所处时代的历史。

巴尔扎克不同于雨果，他书中的立意没有那样沉重的社会责任感，他只是把那些在巴黎发生的一切通过故事、通过语言、通过一个小小的配饰，像录影机一样为我们展现开来。

巴黎的浮华的空气同样感染了他，让他渴望着成名，渴望着财富，而他聪明的大脑让他意识到他的笔会为他赢得这一切。可以说他代表了巴黎的野心，《人间喜剧》的写作计划是他这种野心和才华的完美呈现。他的小说如同百科全书，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关于哲学、经济学、历史、自然科学、神学等各个领域的内容。正因为他灿若星辰的才华，他的死让伟大的雨果为之动容。在为其致的悼词中，雨果给了极高的评价：“最伟大的人物中间，巴尔扎克名列前茅；最优秀的人物中间，巴尔扎克是佼佼者之一。”

本书通过对巴尔扎克一生的详细记录，可以让我们了解这伟大的小说家的成长历程，同时也了解他才华背后的真实人生。巴尔扎克为我们真实地再现了那个时代的巴黎，而本书则为读者精彩呈现真实的巴尔扎克。



目录

CONTENTS



成长的烦恼

1

童年的悲剧 / 1

初露雄心 / 12

经商的惨败 / 26



写作的幸福

31

初尝胜果 / 31

追求奢华 / 42

俄罗斯贵族的来信 / 54





生活的磨难

- 杂志社主编的磨难 / 77
- 贝尔尼夫人之死 / 85
- 撒丁岛银矿 / 92
- 巴斯街 / 98
- 《人间喜剧》 / 102
- 在乌克兰的幸福生活 / 107
- 走向死神 / 114
- 附录 / 120





童年的悲剧

贝尔纳·巴尔萨拥有牧场和葡萄园，养育着11个孩子：9个儿子，2个女儿。长子贝尔纳·弗朗索瓦聪明机灵，深受教堂神甫赏识，很小就学会读书写字，13岁时在卡纳扎克的一位公证人办事处帮忙跑腿。他学习法律后，22岁在巴黎的诉讼人办事处工作。在此期间，他把巴尔萨这个姓，换成了更响亮的巴尔扎克。1776年，他进入王国政府部门，担任枢密院审查官约瑟夫·达尔贝的秘书。

随着年龄的增长，贝尔纳不仅能力得到增强，关系网也逐步扩大了。即使是大革命的动荡也挡不住他的升迁。贝尔纳被任命为军队的粮食、饲料供应署署长。1794年弗勒吕斯大捷后，他先后被调到布雷斯特、图尔担任军需工作。

他的上司达尼埃尔·杜梅克觉得他仪表堂堂，就介绍军需部队同事约瑟夫·萨朗比埃的女儿给他。萨朗比埃是巴黎救济局局长，其女儿沙洛特·洛尔才19岁，而贝尔纳当时已51岁，年龄相差32岁。

贝尔纳的未婚妻受过严格的家庭教育。她早上7点起床，用冷水洗脸，接着打扫房间，8~9点学习书法，余下的时间用于缝补、编织和绣花边。她只被允许在回答大人问题时才讲话，只阅读父母所推荐的图书。

成长的烦恼

◆ 图说世界名人 ◆

名人名言

时间是人的财富、全部财富，正如时间是国家的财富一样，因为任何财富都是时间与行动化合之后的成果。

——巴尔扎克

婚礼在1797年1月30日举行。婚后，贝尔纳·弗朗索瓦通过观察沙洛特·洛尔训练仆役后发现，她的性格未如他意料中变得更温文尔雅，而是奇怪地变得更生硬。她是一个既浅薄又专断的人，只有她固有的优雅风度使别人忘记她的铁石心肠。不过，她对当老头儿的小媳妇并不厌烦，甚至心情愉快。婚后一年三个月，她给他生了第一个儿子，她以生养了这个孩子感到自豪，可惜这孩子活了33天就夭折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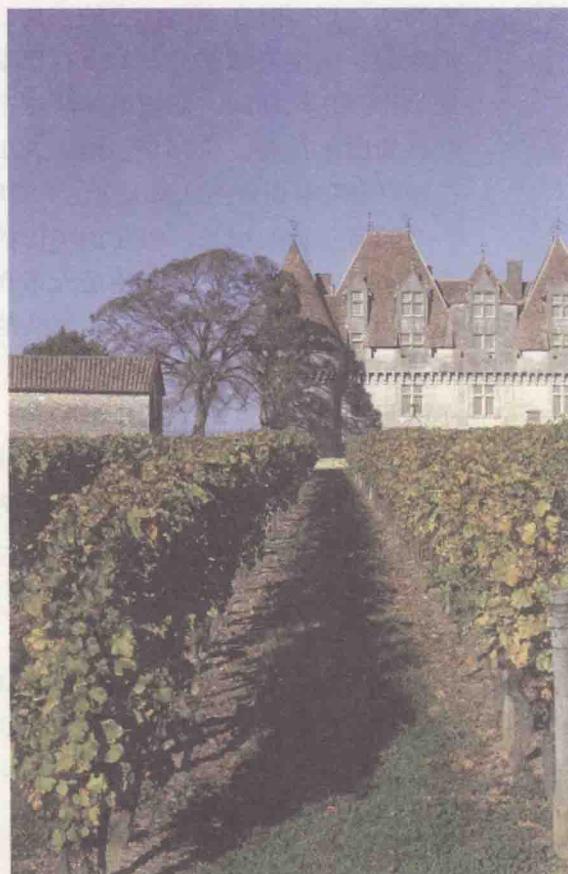
夫妇俩惊愕万分，但并没有丧气，沙洛特·洛尔很快又怀孕了。1799年5月20日，一个结实的男婴在图尔斯意大利军队街25号巴尔扎克家呱呱坠地，取名叫奥诺雷·巴尔扎克。因为第一个孩子的喂养方式不成功，这一回他们也照市民家庭的做法，将奥诺雷寄养在乡下的奶娘那里。

他们在圣西尔-卢瓦尔村找到了寄养处，并由奶娘哺乳。16个月后，即1800年9月29日，奥诺雷又有了一个妹妹洛尔来跟他相伴。奶娘家两口子，男的粗野，女的头脑简单。他们对这两个寄养在他家的婴儿唯一感兴趣的只是月底能给他家带来一点收入。庆幸的是，兄妹俩一起寄养在外人家里，有利于培养刚萌发的兄妹之情。不久，兄妹俩就一起吃、

玩、睡、讲梦话。他们的亲吻代替了他们没有得到的母亲的爱抚。尽管奥诺雷有时有些伤心，但他一见到妹妹的笑容就能得到宽慰。他既需要爱，也需要被爱抚。

然而，他们的父母并不关心子女们的精神状态。父亲担任行政官员，事业辉煌；母亲热衷交际，与市里最阔气的太太、夫人们打得火热。1802年4月18日，他们又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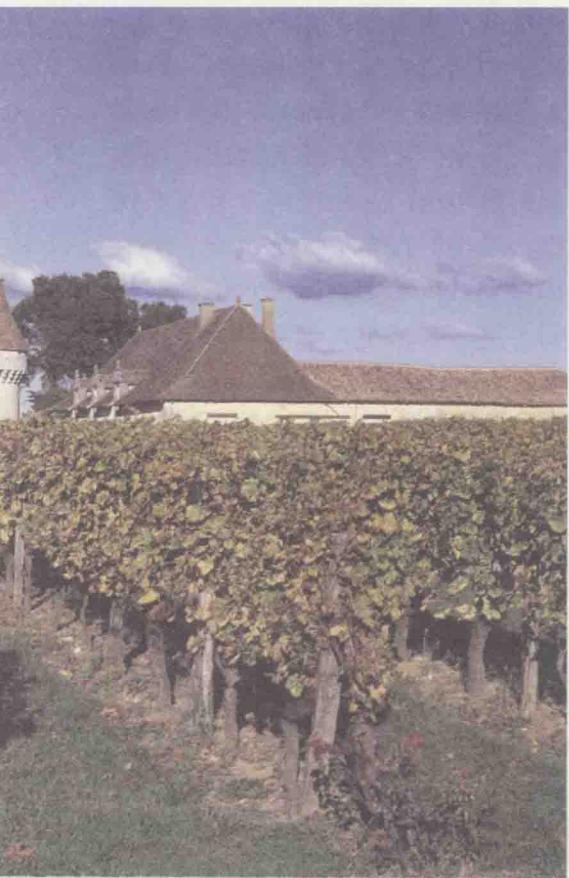
✿这片葡萄园因为伟大的巴尔扎克而闻名





了第二个女儿洛朗斯·索菲。奥诺雷和洛尔重新回到图尔市家里。当时，巴尔扎克一家生活富裕，颇受人敬重。贝尔纳·弗朗索瓦受到德波默勒尔这位将军省长的保护，被任命为图尔市救济署署长，后来又当上了市府副市长。为了提高自己的知名度，他买下了因达尔卢瓦尔街29号的漂亮私人官邸和圣拉扎尔的农庄。

图尔市的政要挤满了贝尔



纳·弗朗索瓦的家。在家里举行招待会时，为了不使客人们太拥挤，他们把孩子们安置到四楼，并请了一位家庭女教师德拉埃耶小姐教育孩子。这是一位严谨、热情和厉害的女人，她很认真地承担了任务。每天早晨，她带着孩子到妈妈那里请安，每天晚上就寝以前，他们又重复早晨的礼节，向妈妈道晚安。在孩子们的印象里，妈妈与他们见面只是在找茬，看他们白天是否干了坏事。这几个孩子经常被吓得直哆嗦，等着妈妈的训斥。只要沙洛特·洛尔用冷淡的吓人的目光一瞄，就像是发现了什么秘密一般，犯错误的孩子真想藏到地下躲起来。

奥诺雷回到床上，觉得孤苦伶仃，就像是个孤儿。

在这种单调乏味的令人窒息的岁月里，他唯一的消遣是到巴黎外公外婆萨朗比埃家做客。外公外婆住在马雷区，每次见到他总是热烈亲吻着他，还送给他礼物，甚至让他和看门的大狗穆什玩耍。奥诺雷回到家后，一联想到在外婆家有那么多疼爱，家里却什么也没有，更是觉得难受。爸爸对他不关心，妈妈也只是偶尔才看他一眼，即使在路上碰到他也总板着个脸。父亲和母亲都是属于难以捉摸的大人圈子里的人。沙洛特·洛尔穿着讲究，和外省来的宾客亲切交谈。她语调



巴尔扎克年轻的母亲

诙谐，笑容可掬。她有时行为持重，有时神态挑逗。男人们认为她聪明漂亮，而女人们则指责她太讲究穿着，爱迷惑别人。

在家庭常客中，让·弗朗索瓦·马尔戈纳是一位失宠的、虔诚女子的丈夫，比沙洛特·洛尔小两岁。他一来就爱上了沙洛特，而沙洛特只不过要他乖乖就范。沙洛特并没有什么顾虑，贝尔纳·弗朗索瓦只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贝尔纳·弗朗索瓦认为，到他这个年龄，对年轻妻子的感情问题应该容忍，只是要注意分寸。不久，沙洛特·洛尔红着脸说她又怀孕了。对又要添人丁一事，家里人像以前一样认为合理合法，都很高兴。

几个月以后，即1807年12月21日，沙洛特·洛尔生下了第二个儿子，法定父亲和孩子的亲生父亲都很高兴。孩子在市府登记并接受洗礼，取名亨利。图尔市上层社会人士都向年轻的产妇和年已六旬的父亲道喜。

1707年，奥诺雷被父母送到旺多姆中学读书。旺多姆中学过去由奥拉托利会会员掌管，大革命时期虽然已经世俗化，但依然保留着传统的严格规章。在严格控制下，孩子们被迫忘掉家庭的温暖，习惯于那种索然无味的游戏。他们被关在大墙里，接受封闭式训练，在暑假里也不出门。由于经常有人来视察，学生们得事事倍加小心。学生们每个月可给家里写一封信，家长们不得探视孩子，这就磨炼了这些被监禁的小家伙的意志。在这六年中，奥诺雷只见过两次父母。

课堂上，学生们心不在焉，额外的作业却多如牛毛。

学校里，体罚学生是常事。犯错误的学生跪在老师的讲坛前，被牛皮带打着手心，直到他们求饶。还有一种惩罚也很可怕，那就是坐禁闭。禁闭室设在楼梯下，称作“囚室”，还有宿舍旁很小的尖顶小屋，称作“裤衩房”。不过，那些好学生可以得到十字奖章，可



阅读由能人委员会选出来的娱乐图书，但奥诺雷从未得到过这种荣誉。他在同学眼里只不过是一个笨头笨脑、面颊丰满、既胆小又懒惰的郁郁寡欢的男孩子。

奥诺雷对这种集体生活很快就感到憋闷和不舒服。

他的同学都是些无知无识、粗野和吵吵嚷嚷的人，他感到失望。他不能宽恕母亲将他投入这种牢笼，特别是母亲为了防止他受外界引诱，连零花钱也不给。母亲不仅不给他温暖，甚至连基本的生活条件也不给满足，还以此为乐。别的学生家长参加授奖活动，他的家长却连这样的大活动也不屑一顾。当然，他也没给父母挣过面子，他成绩平平，品行也不理想。

在学校生活的风风雨雨中，给予过他帮助的是一位名叫伊亚森特·洛朗·勒菲弗的神甫，他是宣誓派教士，五年级的任课老师。这位老师负责学校图书馆的分类工作，图书大部分是大革命时期从贵族府邸和修道院里抄来的。勒菲弗神甫教奥诺雷数学课，这是奥诺雷的弱科目，而贝尔纳·弗朗索瓦希望儿子将来能进入综合工科学校读书。实际上，师生俩对文学杰作的兴趣远远超过数学计算和方程式。勒菲弗神甫在复习补课时，不是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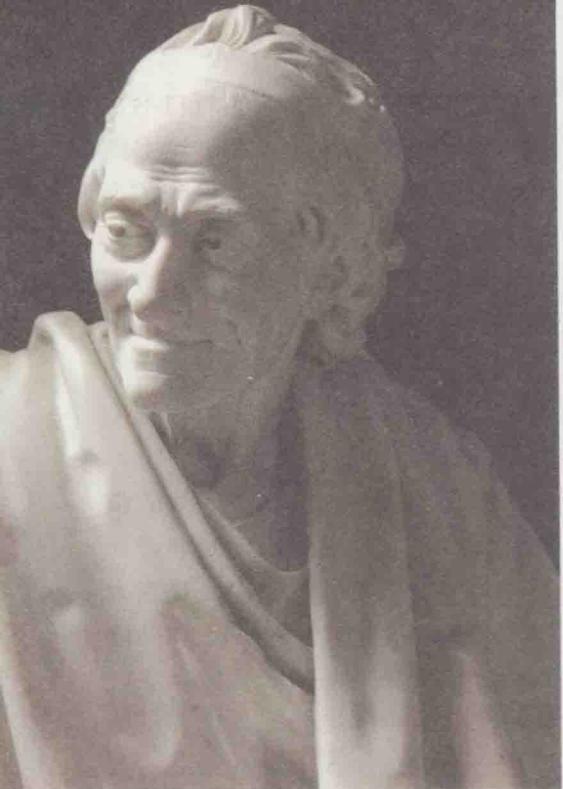
励奥诺雷去啃科学方面的教科书，而是鼓励他去读从学校图书馆书堆里找来的那些作品。他觉察到这个孩子有想象力，有激情，充满着无穷无尽的幻想，与那些平淡无奇的同学们截然不同。他瞒着别人，暗地里交给奥诺雷大量书籍。这两个人，一个41岁，一个11岁，思想上有很多默契。

对所有能看到的书，奥诺雷都囫囵吞枣。在娱乐活动时间，他不与同学一起做游戏，而是躲到大树底下，手捧书本，如饥似渴地阅读。他对坐禁闭的惩罚挺喜欢，这可以“与世隔绝”并与作者交流思想。他狂热地、不加选择地阅读这些书，这使他产生了一种理想，他要与那些他所尊敬的作家并驾齐驱。他记忆惊人，过目不忘，知识包罗万象，他的脑子成了储藏室。

奥诺雷将他的梦想寄托在写作上。对写作的兴趣越大，他和学校严格的纪律也越来越对立。他对别人要他学的很讨厌，而对自己想学的却很投入。

令人受不了的迟钝，再加上带有挑衅性的不守纪律，促使学校领导要开除奥诺雷。1813年4月22日，在过了6年寄宿生活后，校方要求巴尔扎克家长领回他们的孩子。

虽经过6年离别，但他想还能重



※伏尔泰雕塑

新融入这个家。他与宠爱的妹妹洛尔年龄相仿，爱好相同。另一个妹妹洛朗斯才11岁，在他看来只是个小不点儿。小弟弟亨利，既任性又爱嘟囔，然而，他妈妈却对他疼爱备至。亨利的一举一动，她都赞不绝口，而对奥诺雷只是冷眼相待，指责训斥。为什么她会对他如此冷淡，而对那些和她毫无干系的沙龙客人却笑容可掬？好像是她对谁都讨好，只有他例外。

虽然奥诺雷与母亲关系不太融洽，但他对父亲却很尊重，甚至颇有关感。尽管事业上经历风风雨雨，但

贝尔纳·弗朗索瓦脾气很好。他喜欢读蒙田、伏尔泰和拉伯雷的作品，他思想开放，心情愉快，敢想敢干。他跟儿子一样，喜欢写作。但是，他所写的作品和奥诺雷构思的作品是完全不同的风格。

当奥诺雷在家里听父亲发表政治主张时，他不能不佩服、赞赏父亲那种口若悬河的谈吐、镇定自若的神情和乐观主义精神。此外，他也很珍惜在父亲的书架上有很多法文和拉丁文的大作家的作品，及那些过去和当时哲学家的作品，还有历史学家、诗人的抨击性文章等，这些书籍都并排地摆在一起。他非常高兴地阅读伏尔泰、卢梭、夏多布里昂以及他母亲喜爱的那些神秘作品。在旺多姆进行过的知识方面的灌输，同样也以杂乱无章的方式在图尔继续。在巴尔扎克家里，人们海阔天空神聊，讲笑话，说些怪诞和迷信的故事、文学评论，围绕着各种各样思潮以及日常琐事争论，很是激烈。奥诺雷处于这种混沌的环境中，对人们的言论谈吐、外表相貌以及环境等都留下了印象。父母，妹妹，弟弟，父母的朋友，已守寡的外婆萨朗比埃（她成天皱着眉头，住在她所不喜欢的女婿家里），还有图赖讷美丽的风景，漂亮的府邸和城里秘密小



教堂，市镇的嘈杂声，阅读书籍，等等，这一切都装到了奥诺雷脑子里，并且牢记在心。他的脑子像个捕蝇器，凡是在他周围飞的蝇子，立即被他逮住。

奥诺雷在这种悠闲自得的气氛中待了几年。但是他的父亲并未放弃送他去综合工科学校的想法。1813年初夏，他被送到巴黎马雷区托里尼街的私立学校里，这个学校由伯泽兰先生和冈塞先生领导。他和其他学生一起，每天被送到查理大帝公学念书。自从在图尔过了高高兴兴、自由自在的生活后，他对必修的功课感到厌烦。

在这种动荡时期，有头脑的明智之士关心的不是文化而是政治。拿破仑回到巴黎以后，严密监视着正威胁着法国的外国军队的一举一动。1814年1月13日，拿破仑在竞技广场附近的杜伊勒里宫检阅部队，包括30个营的步兵和40支骑兵部队。巴黎市民被邀参观了这次规模宏大的阅兵式，这是气息奄奄的政权向正在参与角逐的欧洲各国军队发出的最后一次挑战。

奥诺雷和其他中学生都观看了这次充满悲壮的仪式。当拿破仑出现时，奥诺雷充满热情，真想张开臂膀，挺起胸膛，去保卫皇帝。同时，他也期望与皇帝平起平坐，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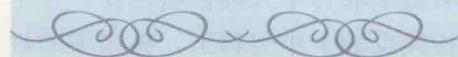
受同样的声望，领导全体人民，至少是以他的思想、勇气和才华来赢得千百万人的景仰。人生一世获得如此荣耀，那该是多么令人羡慕的事呀！

前线战事不断，尽管年轻的新兵们付出了血的代价，换取了一些胜利，但拿破仑节节败退。巴尔扎

知识链接

拿破仑

拿破仑·波拿巴 (Napoléon Bonaparte, 1769~1821年)，法兰西第一共和国执政、法兰西第一帝国皇帝，出生在法国科西嘉岛，是一位卓越的军事天才。他多次击败保王党的反扑和反法同盟的入侵，捍卫了法国大革命的成果。他颁布的《民法典》更是成为后世资本主义国家的立法蓝本。他执政期间多次对外扩张，形成了庞大的帝国体系，创造了一系列军事奇迹。1812年兵败俄国，元气大伤。1814年被反法联军赶下台。1815年复辟，随后在滑铁卢之战中失败，被流放到圣赫勒拿岛。1821年病逝，1840年尸骨被迎回巴黎隆重安葬在塞纳河畔。





巴尔扎克的偶像——拿破仑

克夫人怕战线全面溃退，巴黎会被洗劫，在1814年3月初就去找儿子并将他带回图尔。奥诺雷对没能见到最后的战斗情景，不能为祖国奋勇杀敌深感遗憾。3月31日，联军占领首都巴黎。4月6日，参议院在塔列兰的影响下，召回路易十八并拥护其登上王位。拿破仑在枫丹白露退位并被流放到厄尔巴岛。

几天以后，奥诺雷回到老家，在图尔中学三年级当走读生。他对功课没一点热情，但也不算偷懒，甚至还得了“百合勋章”。在复辟时期，这种奖发得很泛滥，其目的是争取青年人拥护新政权。在学校颁发的学年奖状上，奥诺雷的姓

氏上还加赏了贵族的介词：德·巴尔扎克先生（奥诺雷）。路易十八虽然看起来精神萎靡，但是个有心计的君主。此外，国王的侄儿和发言人当古莱姆公爵，到处鼓吹忘却过去、民族和解和信仰自由，并答应要复兴国家，使之繁荣昌盛。为了欢迎他的叔叔，公爵曾两次到图尔市。第二次是在1814年8月6日，当时在一位显贵帕皮永先生家里组织了大规模的舞会。

为了参加这次活动，妈妈答应给奥诺雷缝制一件“浅蓝色礼服”，再加上浅口皮鞋、丝袜、镶边衬衫，这副打扮比起风流潇洒的骑士来也不差，给人印象也不像是穷酸相的学生了。

1814年11月1日，贝尔纳·弗朗索瓦得知他已被任命为巴黎的粮食局长。这位外省前副市长已年过68岁，这回又重振精神，准备好好干。

1814年11月中旬，巴尔扎克全家离开图尔市，搬到巴黎马富区教堂街40号定居。这个区是中产阶级、手工艺匠和形形色色的退休人员的住宅区。这些善良的人们经历了路易十六的统治、大革命、帝国，现在是怀着屈从的怀疑心情进入复辟王朝。他们希望过有秩序的、安定的、有富裕收入的生活，他们很少谈政治，宁愿听咖啡馆的

马路新闻，也不想在订阅的某种报纸上发表意见。

贝尔纳·弗朗索瓦行事甚为谨慎。他为了证明对当前发生的事件甚为顺从，将奥诺雷送到由拥护君主派雅克·弗朗索瓦·勒皮特办的学校里。这所寄宿学校在圣路易马雷街9号和11号——以前的欢乐旅社里，学校离家不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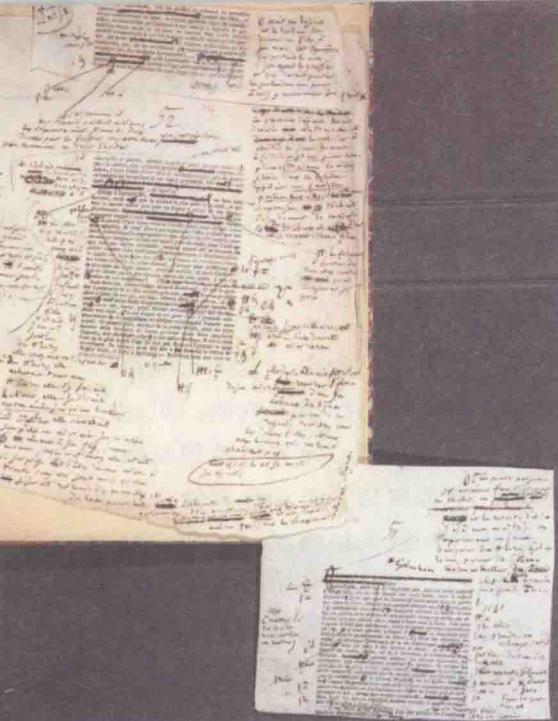
然而，在秋天学校开课时，贝尔纳·弗朗索瓦决定不让儿子到该校注册。圣路易马雷街的这个寄宿学校办学蹊跷，让人不放心。于是奥诺雷只好回到托里尼街冈塞的老住处。他在重新命名为“王家中学”的查理大帝公学上修辞课。星期天，他在“受到很好监护”下到教堂街学跳舞。由于太分心，尽管他对父母再三保证，学习成绩却不佳。他母亲对此颇为不满，认为这是对父母不孝。妈妈有病态般的疑心症，总是心存不满，似乎每个人都冒犯到了她。她自己板着脸，却埋怨奥诺雷冷漠无情，对她不能做到忠心耿耿。为了惩罚儿子的“不孝”，她经常不让儿子享受在家聚餐的快乐。

虽然在那些所谓“科学”的功课上，他名次靠后，但在写叙述文时却得心应手。

1816年，奥诺雷中学毕业了。

他离开了寄宿学校和公学，又回到家里。家里人情如常，习惯如故。洛尔和洛朗斯在女子寄宿学校就读；亨利是家里的心肝宝贝，学校换了一个又一个，知识不见增长，性格也不见改变，老师对他很失望，妈妈却仍然很喜欢他。贝尔纳·弗朗索瓦精心保养，希望长命百岁；他希望与妻子和睦相处，妻子的脾气却越来越糟糕。但他们都十分担心长子，怕长子没有特长，日子过得不舒服。假期结束以后，他们将奥诺雷送到科基耶尔街42号让·巴蒂斯特·吉约内·德·梅维尔事务所当见习诉讼代理人。11月4日，他们还让奥诺雷在法学院入学注册，致使他在三年后能获得法学学士学位。法学是巴尔扎克家所尊重的学科。

对置身于司法界，奥诺雷一开始就很高兴。他觉得最满意的是，在这种新的工作中，能有机会深入了解人间的众多惨事。这类悲剧在大人物之间或平民阶层都有，这里面有刻骨仇恨、阴险争斗、妒忌积怨、强取豪夺，各种鬼名堂都应有尽有。在这里，巴尔扎克不仅学到了诉讼程序中的奥妙，而且明白了人们命运中的时而使人发笑、时而令人伤心的方方面面。一捆捆的材料，在他眼里就是一本本小说，是



巴尔扎克珍贵手稿

一批活生生的会呼吸、受磨难的怪诞的众生相。

奥诺雷在事务所里，与那些年轻的、没钱的、厚颜无耻的和爱逗乐的见习生一起学习司法上那套阴谋诡计。如果说公证人办公室是家具磨光、护壁讲究的厅堂，那抄写员待的大厅却是像穷人的杂物储藏室，灰尘满地，废纸糊成堆，还夹杂着抄写空闲时吃的饭食味道。事务所的年轻人为了活跃气氛，大家编同音字顺口溜游戏。这种游戏使奥诺雷很开心，他还经常引起哄堂大笑。

1818年4月，他父亲为增强儿子的业务能力，令其离开诉讼代理

人事务所，到他们家的朋友、公证人维克多·帕塞律师事务所工作。从这时开始，巴尔扎克夫人就渴望其长子有一天能步帕塞律师的后尘，像他那样挣很多钱。奥诺雷对母亲的这种幻想并不在意，但是，他倒是有另一种希望。他在熟悉法律问题后，越来越迫切地被作家的光荣所吸引。他在帕塞律师事务所工作，也像在吉约内·德·梅维尔律师事务所一样，看大大小小的拍卖案卷时，连头也不抬。他专心致志，为的是能像读小说或哲学论文那样吸收营养，那些不是文学的、不能引起思考的以及无助于获得名声的，他觉得都是无用的。

然而，为了取得父母的欢心，他还在法学院听课。那些法律，他要在公证人事务所里观察其具体效果，而对教师的论述，他也想从理论上分析，也就是要抽象地思考。1819年1月4日，他成功地通过了法学学士初试。但是，他根本不想继续参试。在奥诺雷看来，比起那些公认的法学大师的讲演，在帕塞律师那里学到的东西更为生动、多样化，对他的前程更为有益。他对思想上各个领域的学问都很留意。他在听当代思想杰出人物的信仰说教时，态度是介于他父亲信奉的唯物怀疑论以及连接实物科学及



直觉的世界观之间。他脑子里装着五花八门的哲学体系思想，在同学面前和家人面前都捍卫这些原则。不知他是否继承了他父亲那样好夸夸其谈的个性，奥诺雷的亲人们觉得他也口若悬河。特别是在论证到神秘学以及上帝存在的基督教证据时，他像吹牛大王似的玩弄文字游戏。巴尔扎克夫人断然认为，他的儿子在日常处事方面还不老练。可是他在现实生活中却不学乖，还是故弄玄虚，依然故我。如果想立足社会，还得稳重谨慎。但是他一时老成，一时想入非非，总是喜欢搞搞这个，又弄弄那个。

1819年，贝尔纳·弗朗索瓦遭

了大难，那年他刚到73岁，别人要他退休。本来他年薪是7800法郎，这回只能领1695法郎。收入一旦减少，巴黎就待不下去了，因为房租、雇用仆人开支、交际费、伙食费等费用太昂贵。为缩减开支，他们不得不搬到别处去住。幸好，巴尔扎克夫人的堂兄克洛德·安托万·萨朗比埃在帕里西城的莫街买了一座房子，同意以低价租给这家惊惶不安的亲戚。这个村子有居民500人，离首都不过25公里。村民们却认为，巴尔扎克一家是最尊贵的贵族，他们有文化，爱好写作，举止大方。总之，是一家叫人放心的好市民。

✿ 法国法院象征执法公平的符号

